

>故里

乡村的夏天不能少了蝉鸣,而故乡的蝉鸣,给我的童年带来无穷的乐趣。

故乡的蝉有两种:一种有成年人大拇指大小,通体黑色,尾尖黄褐色,披一双透明蝉翼,叫声高亢热烈,数量多,容易捕捉;一种名叫秋铃,仅有一节小拇指大小,灰褐色,叫声像儿童吹奏的柳笛一样婉转悠扬,很少见,机警,很难捕捉。

蝉是情歌王子,歌声让炽热的夏天变得多姿多彩。雄蝉通过鸣叫求偶,它腹部有一对像瓦片一样的发声器,用手指按压发声器阻止开合,它就不能发声;若用手指卡压它的腰部,它就会发出很委屈的嘶哑叫声。雌蝉无发声器,不会鸣叫,故称“哑巴”。童年时,我常常从马尾上拔一根鬃毛做成活套,绑在长棍端头,往绿荫深处觅鸣蝉。听到蝉声,屏住呼吸,蹑手蹑脚地靠近,轻轻地伸出棍子去套蝉。蝉觉察到有人靠近,也会警觉地停止鸣叫,常常在绳套靠近的刹那间振翅而逃。

有人喜欢把捕捉到的蝉放进油锅里爆炒解馋,不过蝉肉少,味道差,最美味的还是它的幼虫蝉爬。若白天下过大雨,蝉爬的洞口会被

时光深处的蝉趣

□ 白晓辉

雨水冲开,这正是摸蝉爬的好时机。雨歇后,我就硬着头皮去村东头老院子后面的树林里摸蝉爬。那里埋葬着包括曾祖父及以上的四代人,随着村子不断扩展,树林被民居包围,人迹罕至,蓊蓊郁郁的枝叶遮挡了大部分阳光,格外阴森。不过这里蝉爬多,收获颇丰。蝉爬的洞穴深约三寸,直径有成年人大拇指粗细,洞头覆盖薄薄一层泥土,留一个如小拇指粗细的洞口。把小拇指伸入洞口轻轻一抠,就会门洞大开,蝉爬慌忙惊恐地往洞穴深处逃,我把一根自行车辐条折弯一端伸进洞里把它钩出。

若白天不下雨,蝉爬往往黄昏时分才开始掘开洞口泥土,爬到附近草茎上、树枝上蜕皮。这时,人们纷纷提着水桶,打着手电摸蝉爬。把摸来的蝉爬淘洗干净,放在油锅里爆炒,再撒上盐,绝对是童年最难忘的美味佳肴。有时,摸完蝉爬已是深夜,我就把蝉爬放在桌子上,扣上盒子防止它们逃跑,第二天早早起床,迫不及待地先去查看。这时,有些蝉爬已开始蜕皮,只见它们背部耸起,裂出一条缝隙。随着缝隙越来越大,露出浅绿色的蝉体。头先

出来,接着是吸管和前腿,最后是后腿与折着的翅膀。这时候,除掉尾部,全体都出来了。刚蜕完皮的蝉通体浅绿色,很柔弱,过一会儿,蝉的身体逐渐硬朗后就振动几下翅膀,欢快地飞走了。蝉蜕下的皮名蝉衣,味甘、性凉,是一味中药。有一年夏天,我从树上摘下五百多个蝉衣,去村里诊所换来一大包润喉片,甜了一个夏天。因此,若少了蝉,乡村的夏天就会少一道味觉盛宴。

不过立秋后,那蝉鸣便一日瘦过一日。直到初冬清晨,上学路上还会看到光秃秃的树枝上趴着披一身寒霜的蝉,发觉有人靠近,它就悲鸣一声,振翅飞走。有时,刚飞到半空,又重重地摔落在地上。有时,也会看到树上的蝉一动不动,走近细看,它早已僵硬多日。

因此,我常常感慨:蝉用数年地下黑暗中掘土只为换来一季高歌,比起蝉,我们遇到的坎算什么?如今,早已步入中年的我在异乡的城市钢筋森林里疲惫不堪时,恍惚间总听见故乡的蝉鸣穿透岁月的裂缝而来——那地下蛰伏的耐心,那枝头燃烧的高歌,都在提醒我:生命当如夏蝉,把每天都活得热烈又响亮!

寻云龙山茶仙记

□ 董石磊

建水城外,有大山,名:云龙。《清一统志·临安府》中记载:云龙山为建水东北胜景,“回环盘束,几十里”,山中岩壑幽胜不可名状。小时候听大人说:建水云龙山是“滇南第一名山”,旧时有“北鸡足,南云龙”之称。

近日,偶闻云龙山出了位神秘莫测的“茶仙”。有人说他是一位扛着锄头踏雾而歌的白胡子老翁,又有人说她是坐在古寺旁青松下能把茶水泡出蜂蜜甜味的青衣仙子,还有天天蹲在南庄烧豆腐摊摊上的王大爹,三两苞谷酒下肚后,眯着半醒半醉的眼睛说:云龙山上的茶仙会在满月夜里用遍山月光为泉,舀来星星泡茶喝。好奇的我,决定约三五好友到滇南第一山活捉人间“茶仙”。

去云龙山的路堪称现实版的“山路十八弯”,但见左边是青崖削壁,松针铺就的台阶里渗出陈年褐渍;右转忽见云海翻涌,满坡茶树如翡翠棋子,散落在云雾织就的棋盘上,宛如泼墨未干的《千里江山图》。云雾自山腰漫涌,忽而凝成巨龙鳞片,忽而散作缕缕游丝,在海拔2122米的山峦间织成一张网,兜住了所有进山人的魂魄。

车停人下,踏着石阶步入茶园,惊闻一首《月上东门楼》被唱得荡气回肠,我心想:“不会刚来就遇到踏歌而行的白胡子老茶仙了吧?”转过一棵飞天虬龙般的大松树,就见一位大哥正举着锄头躬耕茶树间,同

行的朋友介绍,这是守了茶园三十年的李大哥。我凑过去问:“大哥,您天天在山上,见过茶仙吗?”他把锄头往地上一杵:“茶仙?你看我像吗?”接着,李大哥爽朗一笑:“茶仙没见过,倒是这满山满坡的茶树就是我心中的仙。”说着,他弯腰从横穿着扁担的谷箩里,捻起一把刚摘的茶青塞给我:“尝尝,生嚼,我家姑娘说比城里面卖的冰美式提神!”我一嚼,果然,冽冽清苦在舌根炸开,瞬化回甘,仿佛把整座山的云雾都咽进了肺腑,爽!

告别李大哥,沿路前行,便见一座青砖房上挂着“云龙书院”四个大字。未待近前,一只大胖橘猫夺门而出,一位女子追猫跑来:“站住,你这毛孩子,偷了我的云龙春茶,你再跑,明天就把你送去给客人当茶宠!”云龙山的猫会吃茶?我心生疑惑。身边的好友显然和追猫女子相熟,很自然地和她打起招呼。几句话下来,我才知道原来眼前女子就是书院主人阿月。

阿月带我们到处转转,客房茶具是她亲自设计的——纯手工制作的陶器;洗手台摆着晒干的茶花做香薰,最令人称奇的是“云龙书院”里摆着个巨大的茶席,是用异龙湖上的渔船布置的,茶客们端着茶杯围坐,颇有一番情趣。茶汤沸腾时,阿月出汤,紫陶杯壶相碰,发出金石之音,茶客们论茶如论江湖:有人称“头泡如

少年侠气,清冽如剑光”;有人道“尾水似老僧入定,甘醇如偈语”。借着众人喧哗,我偷偷问阿月是不是茶仙,她眨眨眼:“能把茶水泡出蜂蜜甜味的仙女我倒是亲眼见过,可惜不是我。我是侍奉在仙女身边的‘泡茶姑娘’,专门用茶水来洗涤人心沾染的人间烟火气。”

在云龙山待了一天,发现最有趣的“茶仙”其实藏在形形色色的茶客里:一位上海小姐姐,每天清晨在茶园练太极,还时常蹲在路边撸老板娘家的橘猫,嘴里念叨“猫猫你闻,我身上有茶香”;一位来自北上广的程序员工叔,白天对着茶园拍照发朋友圈“逃离‘996’,拥抱茶多酚”,晚上喝着云龙山茶改代码,美其名曰“用茶香给甲方施压”。看着眼前游戏人间的男男女女,听着喜怒哀乐的世间百态故事,紫陶壶嘴吞吐出云雾,忽有山风穿堂而过,卷起茶香,又见紫陶茶壶上的题字:“茶有百味,人活千面。”

下山前,阿月说:“别找什么茶仙了,咱们喝着茶、聊着天、晒着太阳,这不就是神仙日子?”是啊,真正的“仙气”藏在茶农李大哥掌心的老茧里,在阿月给客人续茶时的笑脸里,也在每个捧着茶杯说“这茶真香”的茶客眼里。如果能把山风揉进茶汤,把晨露酿成诗句,把半生颠沛流离都化作杯底的一抹回甘,就算得上是所谓人间“茶仙”。

>市井

蛙患

□ 程春梅

又一个夏天,小区新建的广场上,乘凉的人簇拥着,热闹非凡。

跳广场舞的奶奶,听着响亮的音乐,踩着欢快的鼓点,神采飞扬;石桌上玩象棋的爷爷,凝神细思量,苦苦算计怎么拿下对方的老将;更有成群结队的孩童,玩得乐不思家。

小区广场,成了老老少少的乐园。偶有一天,一个蹒跚学步的孩子,被脚边的一只青蛙吓哭了,好几天都不言语。接着,人们经常会在广场边松软的土地上,发现灰头土脸的青蛙,开始还觉得好玩,尤其是孩子们,拿着小棍逗个不停,可后来,青蛙接二连三地出现,而且胆子越来越大,竟然大摇大摆地爬跳在广场中央。跳舞的奶奶脚下,冷不丁就会传来“呱”的一声叫,舞步都乱了分寸;爷爷的象棋桌边,时不时就有青蛙的影子,更有些胆大的,一个弹跳,就蹲在象棋桌上,一桌的好牌被砸得稀巴烂,气得老爷子须发发抖。不但有青蛙,面色狰狞的癞蛤蟆也时有光顾,更有不知名的各种虫的窸窣作响。

渐渐地,广场上的人越来越少,每每聊起,人们都对那里的蛙虫恨得咬牙切齿。有人建议人道毁灭,附和者众多。这时,有位老者缓缓开口了:“还记得吗?之前,这里是一片天然的壕沟,每到夏天,蛙声阵阵,蝉鸣连连,今年,是我们为了所谓的健身运动,强行填平了它们的家园,它们无处可去,只能残喘着出来活动在周边了……”

现场陷入一片静默。回想,确实如此,往年的夏天,这里垂柳依依,水浮明月,蛙声环绕,蝉鸣绵绵,欢喜无比。但是现在,我们毁灭了别人的家园,却还想赶尽杀绝!

想起一个听来的故事。在秋天的田地里,有人偶尔挖出一个田鼠洞穴,洞穴很整洁,房间众多却又分工明确,有装玉米粒的,有装黄豆粒的,竟然还有卧室和厕所,把里面的粮食全部取出,竟有百八十斤!那人尝到甜头,就天天去找田鼠洞,随后,更多人也加入其中。不几天,田鼠洞都被翻了个底朝天,人们得意洋洋地背着一袋又一袋粮食回家。被抄了家的田鼠为了保命,四散而逃,逃到蒿子丛,想到存粮已无,寒冬难熬,绝望至极……

又想起,前些天改装电梯,好好的一棵玉兰树,竟因为搭脚手架碍事就硬生生被砍伐了,在一斧头一斧头的震颤里,谁又能听得见玉兰树冤屈的控诉呢?只有明晃晃的斧头和冷漠无情的面孔在肆意猖狂。

我们就像刽子手,为了一己私欲,毁了别人的家园,逼得对方无处可逃,却趾高气扬地怒斥对方,实在可恨。殊不知,我们在破坏动物家园的同时,也在自毁家园,君不见,连日弥漫的雾霾,经常飘扬的风沙,超乎寻常的炎热,不都是自毁生路的后果吗?

让蛙好好鸣,让鼠好好眠,让花好好开,我们才能安然而居。